

番外篇

番外：林天樱篇

1

林天樱是在遇到那个魔君的魂魄之后，发觉自己身上的异常的。

因为按照她在修仙界基层摸爬滚打这些年得到的基本常识，她这么低的、几乎与凡人无异的炼气二层修为，哪怕魔君只剩一个魂魄，她也必死无疑。

可她最后不但活了下来，魔君还主动寄居在她体内。甚至，在她遇到各种危险时，还能借用魔君的力量反败为胜，绝处逢生——这真的是普通人能享受的待遇吗？

修仙之人向来有气运一说，即便是凡人，积德行善也是人人遵守的潜规则。但似乎，她什么都没有做，属于她的气运值就已经直线上升了。

林天樱出身平平，从很小的时候起，她就学会了看人脸色，然后暗自在心中比较利弊，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一条路。

很久很久以后，她从秦绒绒那里学到了一个词，叫精致利己主义。

似乎不太好听，但林天樱觉得无所谓，毕竟修仙之人逆天而行，向来是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何况秦绒绒把自己说得再高尚，不还是视她为死敌吗？

林天樱心里其实并不明白，究竟为什么陆流这个天元门的顶梁柱会莫名其妙喜欢上她。但几番试探后，发觉他的付出已经毫无底线，便明白了——又是气运的功劳，她在被天道偏爱着。

所以，秦绒绒拿什么和她争？又有什么资格和她争？

她是从底层爬上来的，生平最恨的就是秦绒绒这样的天之娇女。纵然陆流曾经提及，秦绒绒的童年也并不顺心，可那又怎样？她还不是过得比她顺风顺水？

秦绒绒的修炼之路，从一开始便有陆流扶持。得天独厚的水系天灵根；家族遇到困难，陆流替她出头；修炼走火入魔，陆流出手救她；甚至连天元门的其他师兄弟，也因为陆流的原因对她好得出奇——一想到这些，林天樱便觉得一万个不服气。

这种不服在杂灵根带来的修炼坎坷，和很多次生死一线的经历中日益蜕变成某种无根无由、却十分鲜明的恨意。

再然后，当她发觉陆流的心竟莫名到了她身上后，便只剩下爽快。

秦绒绒并不是心机多么深重的人，所以，每当她故意与陆流暧昧、求陆流帮忙时，她脸上的难过与痛恨根本藏不住，或者原也没打算藏。

她再反复引诱，激秦绒绒一次又一次对自己出手。她当然不可能成功，反而只会将其他人推得更远。

不仅如此，这过程中，她还渐渐发觉，那个寄居在自己身体里的魔君魂魄，也爱上了她。更要紧的是，她自己心里对那位魔君，也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微妙情感。

这种感觉十分奇妙，情感的支出并非出自她本身意愿，却又不受她本人控制。比如在仇天说些难听话时，她心里汹涌的明明是杀意，嘴里却不受控制地说出了那些连她自己都受不了的矫情话。

不过这样也好。她能感受得到，仇天心中对她的喜欢与日俱增，和陆流莫名其妙的倾心，以及其他男人毫无理由的偏爱和帮助，都是一个性质。这对她的修炼之路有极大助益，她当然不会拒绝。

直到，她渐渐敏锐地察觉到，那种来自天道的偏爱，似乎在一点点转移到秦绒绒身上。

2

林天樱慌了。

这是她无法忍受的变化。现在她所拥有的一切，几乎都是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，从别人那里掠夺来的。从前在光环的遮掩下，没人觉得这是掠夺，只会觉得这些都是她的好运，她应得的东西，可失去光环之后呢？

更重要的是，她无法容忍这样的好运，居然落到秦绒绒的身上。

于是她设了个局，和仇天吵了一架，让他利用秦绒绒演了场戏，最后把她丢进万魔窟。

那不过是个被陆流一路护着、宠爱着修炼的小姑娘，又哪里受得了那样的疼痛？当然，更令她畅快的，是陆流亲自来了一趟，从秦绒绒身上收走了本来让她保命的本命法宝。

看着她痛苦哀号了整整一百天然后魂飞魄散，林天樱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。

可也是从那个时候起，她开始察觉到陆流的不对劲。

他望着她的眼神仍然大部分时间是炽热的，但却会有偶尔晃神的几个瞬间，忽然变得冷漠疏离，甚至夹杂着一抹清晰的恨意。那一日，仇天回来后告诉她，在十万大山上空的云层里，碰到了捧着秦绒绒的本命法宝掉眼泪的陆流。

林天樱就知道，不能再等了。

她又开始布局。

其实并不算困难，毕竟大部分时候，受天道操控，陆流仍然是喜欢她的。那么伪装弱势，骗取陆流的同情，然后让他为自己修为晋级而献祭，也进行得格外顺利。

可是，就在她以为自己的人生，会永远顺风顺水下去时，竟然又一次碰上了秦绒绒。而且，不管她下手如何狠绝，秦绒绒都

会换不同的身份，一次又一次地出现。

起先她并没有认出那些人的真实身份，直到忽然有一天，她忽然察觉到，每个死在她手下的人，都有着一双和秦绒绒十分相似的，湿漉漉的，倔强又无辜的眼睛，还有百折不挠、越挫越勇的决心。

这怎么会是别人。

这怎么可能是别人。

林天樱想，这可能是天道送给她的机会。她小时候受过的那些轻慢和欺辱，被人踩碎手指夺走灵草的时光，被陌生男修扒了裙子后死里逃生的经历……她绝不、绝不能容忍再重演。

一共杀了秦绒绒多少次，她记不大清楚了。这过程里她甚至经历了一场飞升，却发现传闻中的仙界一片荒芜。

宫殿楼阁呢？仙人与仙器呢？早前那些下凡赐她仙器仙药的大罗金仙，都去了哪里？

站在那片沙漠上，林天樱发誓，她一定会找到去往真正仙界的办法。

3

后来她将剧情反复回溯至过去的关键节点，却发现秦绒绒仍然阴魂不散地出现在每一段关键的剧情里。杀她最后一次之后，一个陌生的男人出现。他只是两手空空地站在林天樱面前，那股威势却压得她几乎喘不过气来。

林天樱咬牙硬挺着不肯弯腰，抬眼望着他：「天道？」

男人点了点头，以微不可闻的声音说了句：「我叫聂星落。」

林天樱没听清他的话，她在尘世中挣扎了数万年，终于得见天道。她要问，问清楚真正的仙界在哪里，问秦绒绒为何能一次又一次地复生，问天道究竟为何先给她偏爱又要夺走，问这世界究竟如何构成，问为何让她飞升却又不让她得见真正的仙界。

可是这些问题，她一个也没得到回答。

天道只是说：「数据收集够了，我已经将秦绒绒送走。」

「送走？」林天樱目光一凛，「送去哪里？」

「外面的世界。」

「外面的世界.....是仙界？为什么她能去，我去不了？」

天道看着她的眼神里透着一股奇怪的怜悯：「因为目前的通道，只有她能出去。你既然已经将世界回溯这么多次，那早该猜到，除非一切从头再来，否则秦绒绒就是这个世界唯一的变数。」

说完这句话，天道便消失在她面前。林天樱站在原地，渐渐回神，明白过来。

她需要从头开始，需要让这个世界回溯到一切开始之初，然后将属于秦绒绒的命格和气运完全夺过来。

如此，她就会成为那个唯一的变数。

但片段的回溯对她来说尚能承受，若是让世界倒回一切之初，依她的修为，支撑不起那样庞大的阵法。可这个世界的其他大乘修士，已经都被她不同程度地禁锢或者摧毁了。

林天樱忽然发现她孤立无援。

虚度了几万年时光，却什么都没有得到。

也是这个时候，原本为她献祭的陆流竟然出现了。林天樱不知道他究竟是如何复生的，她只知道，陆流现在的修为同样在大乘期之上，他能成为自己的盟友。

她说：「秦绒绒已经去了仙界，她那样的废物，竟然能去仙界，你甘心吗陆流？我们把她拉回来，她的命格只要被夺回来，这个人就能换成我们了！」

她自觉这样的条件诱惑力足够大，不管陆流是因为什么没有死，能飞升仙界的吸引力，对任何修士来说都是强大的。

他也不会例外。

林天樱信心十足地等待着。

果然，陆流定定地瞧了她半晌，然后垂下眼，轻声道：「好。」

番外：风如是篇

无尽蔓延的岁月里，仇天总是来找我喝酒。秦绒绒让我小心提防，说害怕他喝醉了兽性大发做点什么，我说没事，他打不过我，何况他并不失礼，不是那样的人。

我与她讲了些仇天以前的事情，比如他刚当上魔君时，被长老们为难，他一个一个挑战过去，打了整整一个月，终于将对方打服了。比如他从前非常专注于靠自己修炼，有貌美的魔修爱慕他，主动申请做他的炉鼎，他也没同意，反而赐了件灵宝，让她回去好好修炼。

秦绒绒叹了口气：「我就说嘛，一个智力正常的人都不会像那小说里写得那么傻，何况他还是魔君，万年难得一遇的修炼天才。这些人写小说也太胡来了，不合适不合适。」

她带了只铜锅过来，说要与我一起吃火锅。这种食物由秦绒绒从另一个世界带进来，又在这里发扬光大。前段日子她去凡人的地界待了几年，还招人开了个酒楼，很快又倦了。

自这个世界属于她之后，似乎她也被这个世界遗弃了。

万物之上皆有光阴流转，只有她身上一切停滞。秦绒绒偶尔还会跟我讨论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，比如时间与空间的概念，比如相对论，比如生物的进化和消亡。

有些我还算听得懂，有些却一知半解，秦绒绒讲完后，总会抱着酒瓶呆呆地望着我，目光落在虚空处，好像在看我，又好像什么都没看。

现在的她，与我之前在死亡魔音谷遇到时的那个秦绒绒，几乎完全变成了两个人。

我并不愿意把这一切全然归因于陆流的死亡，因为在我心目中，秦绒绒不是那种满脑子都是爱情的人。但她变成如今这样，又确确实实与陆流的死，或者说献祭有关。

「你有空的话，来魔界住一段时间吧，不要总去十万大山那边待着了。」我说。

秦绒绒愣了愣，有点心虚：「我没去。」

「有人告诉我了。」

「我是去看银祁的阵法修炼得怎么样了，必要的时候可以指点一下他.....」

「秦绒绒。」我说，「昨天凤凰检测到了很微弱的一丝空间波动，来自蓬莱岛的沙漠下方。」

她豁然站了起来，又立刻坐回原位，仰头灌了一口酒，然后定定地看着我：「只是意外，对吗？」

「是，只是空间乱流的波动。」

她抱着酒瓶，忽然掉下一滴眼泪：「风如是，我并不是还记挂着他，我只是好奇，他临死前到底想对我说什么？除了再见还有没有对不起，还有没有好好活着，还有没有.....别的。」

我问她：「你希望能听到什么呢？」

她很认真地想了一会儿，又缓缓摇头：「算了，其实如果说了别的话，那反而不是陆流了。我真的非常讨厌他这样的举措，有什么话为什么不能明说呢？为什么要擅自决定牺牲，他问过我的意见吗？」

这个问题我没办法回答。

除去已经死亡的陆流本人，大概也没有其他人能回答。

事实上，我对于陆流几乎没有什么了解，即便他是人族最出挑的修士，但在我被仇天关入死亡魔音谷之前，他已经为了林天樱牺牲。那时他的修为也不过堪堪只到合体期，远不是我的对手。

我也就从没将他放在眼里。

我对于陆流的了解，几乎完全来自秦绒绒和仇天的叙述。

在仇天早前的叙述里，陆流是他的情敌，是和他抢夺林天樱的不共戴天的仇人；而秦绒绒的世界里，比起师父，她也更愿意用仇人来称呼陆流。

直到这个火系天灵根的修士在她面前变成一团火焰，将整个世界的禁锢规则焚烧一空，又将自己变成了崭新的最高规则。

我并不清楚那究竟是出自爱，还是愧疚。

我只知道那时候，仙界沙漠的火焰蔓延了很久，秦绒绒落在我面前，像是有什么东西从她身上剥落，掉下去，一并被烧了个干净。

临走前，秦绒绒问我：「没有终点的人生真的好漫长，你真的不考虑和仇天和好吗？」

我就知道，她今天肯定又是带着仇天的任务来的。

我叹了口气，问秦绒绒：「若是陆流活着，你会和他和好吗？」

她很认真地想了想，然后摇头：「我明白了，我不会再劝你了。」

死亡是消解一切的最佳利器，它甚至比时光的流逝还要更有用些。身为修为早就超过大乘期的修士，时间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完全模糊的概念，因此它不会令我忘记过去的事，只会使寂寞更绵长。

晚上仇天又来找我，这次两手空空，说要同我一起赏月。

我没有说话。

之前我没告诉秦绒绒的是，在那短短三天我喜欢上他的相处里，我曾经吻过他。

那时我浑身的灵力几乎耗空，累得站不稳身子，仍然用剑撑着。仇天与我背靠着背，鼓励道：「风如是，若是此番我们能顺利脱险，我从此不再为难你。」

我愣了愣，然后勾勾唇角：「不为难哪里够。」说完回头吻了过去。

很轻的一个吻，蜻蜓点水般就滑过去了。天上月色落下来，他慌里慌张地转过头去。

但他骗了我。

他不光为难我，还将我骗到死亡魔音谷关了数万年。

我定了定神，看着仇天：「我并非秦绒绒，你也不是已经燃烧轮回不会再回来的陆流，我们之间死仇难解，你没有必要再来找我了，没用的。」

仇天僵了僵。

「你回去吧。」我说完，转身要走，却让他伸手拦住。

「风如是。」他目光灼灼地望着我，这是我认识他这么多年来，第一次看到他眼中出现如此鲜明的痛楚。他说，「我们的未来已经没有尽头了，再修炼，也不可能飞升到天外魔界——这世上本就没有天外魔界。我不想让我漫无边际的人生变得一片荒芜，我想，从前种种，皆是我不对，但你是不是，能给我一个补偿你的机会？」

「.....怎么补偿？」

「我们去凡人的世界里住一段时间吧。」他说，「像秦绒绒那样开个店，或者你感兴趣的话，我建立一个人间的王朝给你。要不要去玩玩？」

我沉默了很久，久到仇天脸上渐渐露出明显的失望神色，然后抬步朝门外走去：「那，我们走吧。」

时间寂寞，我总要找点事情做。

不管这事是出自什么。

至于爱恨，不必再放在心上。

番外：陆流篇

1

后来我曾经无数次想过，如果当初我没有动那一瞬间的善念，让那小姑娘就此丧生于妖兽口中，世界会变成什么样。

但没有如果。

世界倒转重来一千次，我依旧会救下她，即使我早已知道日后我会为她而死。

我遇到秦绒绒那年，她只有六岁，背着药篓，被一只最低阶的妖兽吓得面色惨白，动也不敢动。

奇怪，明明是个水系天灵根的修士，怎么竟连炼气一层都未曾入门？

我出手救下了她，在她磕磕巴巴、手足无措的道谢里，知道了这是秦家的女儿，是秦松一直恨不得除之而后快的那个秦绒绒。

原来是她。

原来她只有六岁。

我随手从乾坤戒里拿出一枚护身玉佩，这东西甚至算不上法宝，不过是个最低阶的法器，我忘了是从哪个随手杀掉的修士乾坤袋里拿走的。不过这东西配六岁的秦绒绒，倒是刚刚好。

我将那玉佩挂在她脖子上，轻声道：「你这名字倒是古怪。」

但看到她毛茸茸的发顶，又忽然有点明白她为何要叫绒绒。

这句她是没听清的，我想了想，还是道：「我不便插手你们家族内部事宜，倘若你能顺利活到天元门收徒那天，便来纯阳峰找我吧。」

她仰起头，愣愣地瞧着我，那双湿漉漉圆溜溜的眼睛，真像是无辜的小鹿。我鬼使神差地抬起手，在她柔软的发顶摸了摸。

柔软的、绒绒的触感。

我忽然开始后悔：其实直接将她带回天元门，秦松也不敢对我说些什么的。

但最终我还是放她回去了，修仙之人讲究大道无情，若她此生修为停滞不前，即便我收她为徒也无济于事。正因如此，六年后她拿着那块玉佩来天元门时，我心中有种说不出的高兴。

那时的秦绒绒，已经是炼气五层的修士。

在秦松的打压下，她究竟是吃了怎样的苦，才能修炼到这一步？我不得而知。但身为水系天灵根却选了全是金火一脉的纯

阳峰，我下定决心要给她最好的修炼资源。

好手这纯阳峰.....甚至天元门中的所有人。

但秦松却贼心不死，他暗中绑了秦绒绒的母亲，以此胁迫她将天元门中的资源盗回秦家。我一早就知道了这件事，却并没有动手解决。

因为她似乎有些怕我，我希望她明白，我是她的师父，她有任何事，都该来找我帮忙的。

可是她没有，只是将我给她的灵石都省下来偷偷送回秦家，请求秦松不要伤害她母亲。我有些生气。我向来是杀人不眨眼的，怎么收了这样一个懦弱的徒弟？

于是我闭关了一段时间，装作看不到她每天心惊胆战的模样，直到青叶来报，说秦绒绒收到了一张从秦家送来的留影符，此后来找他打听了筑基丹和截元丹的价格，便哭丧着脸回到洞府去了。

我心神骤乱，立即到了秦绒绒洞府中，正巧将那张留影符上的内容看了一遍。一股怒意涌上来，我冷道：「秦绒绒，我本无意再收徒，你确实是个意外。」

大概是这句话吓到了她，她扑过来抱着我的腿大哭，鼻涕眼泪蹭了我一衣服。我知道她一定是误会了，只好无奈道：「但既然你拜入我门下，证明你我有师徒缘分。现在你已经是我的徒弟，容不得别人欺辱。」

我将她带回秦家，当着所有人的面杀了秦松，让她的母亲做了秦家的掌舵人；我跟掌门说明后，将天元门的资源无限开放给她，灵石丹药，她想用多少就用多少；她急于求成，为筑基险些走火入魔，我亲自出手帮她梳理浑身乱走的灵力，顺便打通了几条最关键的经脉。

我早就说过，我要给她最好的。

2

赤云与我有大仇，全人界都知道我对秦绒绒好到出奇，他自然也知道。还绑了秦绒绒，试图逼我自废修为。

我杀了他之后，秦绒绒转头扑进了我怀里。

她三年前就已筑基，如今已经是豆蔻年华的少女，腰肢纤细，头发乌黑，只有一双眼睛，仍然是圆溜溜的。她说：「师父，我吓到了。」

声音软乎乎的。我的心软化成一片，低声安抚：「无事，死了个人罢了。」

她是好斗的，凶狠的；也是柔软的，娇纵的。是我把她宠成了这个样子，我乐见其成。

秦绒绒的字写得不太好看，回去后她说要学画符篆，我就拿了朱砂和笔教她，我教得认真，她却学得不够专心，没画两笔便东张西望，然后眼巴巴地看着我：「师父，我饿了。」

我板起脸：「不行，把这十张画完。再说了，你早已辟谷，怎么会觉得饿？」

她理直气壮：「我嘴巴饿了。」

「那也画完才能吃。」

她歪歪扭扭地画完，又写了几行难看的字，这样的符篆自然是用不得的。她咬着笔杆，眼巴巴地望着我：「不学了不学了，师父，我想学炼药术。」

「不行。」

「那我要学阵法，学炼器。」

我提笔蘸着朱砂，顺手画了一张留影符，头也不抬，只淡淡道：「不行，只有一样学好了，才能学下一样。」

她瞬间就垂头丧气可怜巴巴起来，三天后隔壁峰的弟子来找我，说秦绒绒拿珍惜灵药贿赂他，想跟他学炼药术。他看那药材像是我药园里的，连忙给我送了回来。

我带着那株药材去找秦绒绒，她吓得脸色煞白，嘴里念念有词地开始认错。她就是这样，每次认错认得飞快，下次再犯时也毫不手软。

我无奈地伸手摸摸她的脑袋：「走吧，我带你下山去集市上逛逛。」

她又瞬间兴奋得跳起来，扑过来抱我：「师父你真好，我爱你！」

爱这个字眼，由少女的口中说出的时，多少带着些天真烂漫的味道。

但我认真了。

或者我早该承认，不知不觉里，我对她有了非分之想。

我与秦绒绒去集市，她逛来逛去，买了许多凡人才用得上的小玩意儿和小零嘴，将三串糖葫芦和两个肉饼吃干净之后，我带着她进了万宝楼的拍卖会，想给她买一件称手的法宝，作为炼制本命法宝之前的过渡。

我帮她拍下了一把剑，等掌柜的捧出一件毛茸茸的斗篷型法器时，她又眼巴巴地看着我，然后摇头：「没事，师父我懂，这东西华而不实，是专门弄来骗女修的，我不上当。」

最终我花十万灵石拍下了那件斗篷。

与我竞价的人都觉得我疯了，但我只是觉得，她披上它，更像一只圆眼睛毛茸茸的鹿。

秦绒绒筑基后期时，我带着她进了趟十万大山，在一座上古修士的洞府里找到了一本御水诀，给她作为过渡功法。等她初步领悟后，我们才出了洞府，那会儿正好是黎明时分，我与她站在十万大山上空的云层里，看着太阳的光在云里一点一点铺开。

她问我：「师父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」

我没有承认。

后来无数次回想，我忍不住去想，如果我那时便坦荡承认，我确实是喜欢她，是不是后面的一切，都不会再发生？

或者回去她闭关结丹后，我不同意她外出游历，她是不是就不会再碰上林天樱？

或者.....

很多个或者，每一步似乎都是最关键的节点，但命运的洪流滚滚袭来，我们已经避无可避，只能被动承受一切，眼睁睁看着自己滑落深渊。

我只喜欢了她二十年，但正是这二十年的喜欢，被天道强行压抑在我心底，一日一日地蜕变成山成海。此后数万年，我皆是靠着这二十年度过，亦是靠着这二十年慷慨赴死。

我从未怨言。

3

林天樱的出现是个谜。

我为什么会被迫喜欢上她，也是个谜。我从未见过她，但却莫名其妙为她罚了秦绒绒，只因在远古遗迹中秦绒绒试图抢夺她的法宝。

看着秦绒绒委屈又惊愕的脸，心疼反而被压在了下面一层，最先涌上来的是怒气。

我冷冷道：「我是如何教导你的？你已是结丹期的修士，怎么好意思同筑基期的后背耍勇斗狠？回去面壁吧！」

不。

不是这样。

这世间千万修士的性命对我来说，不过草芥，是我教导她被欺负了不用客气，只管打回去，我替她兜底，我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？

秦绒绒怒气冲冲地跑回去面壁，我在洞府中坐了很久，只觉得冥冥中有名为命运的东西化作尘土，一点一点遮住了我的眼睛。

此后时光，我看着她一点点失控，一步步滑向避无可避的结局。看着青叶、曾玄和凌严通通对林天樱一见倾心，看着秦绒绒莫名其妙喜欢上魔君，在他手下九死一生。

我想护着她，可最终却是我去魔界，亲手收走了从前赐她的本命法宝。后来听魔君说，她疼了整整一百日，日夜都在惨叫，直至魂飞魄散。

那天夜里我曾有短暂一瞬的清醒，于是我反手将噬火插进心脏。

我没有死。

那时我已经是炼虚期的修士，不会因为这样的伤就死去；又或者，在天道眼中，我于林天樱尚有利用价值，所以我暂时不能死。

后来那种绝望愈发强烈，在林天樱的暗示下，我干脆地献祭了自己。我想，若是再入轮回，说不定我还有再遇到秦绒绒的可能。

可是我依旧没有死。

漫无边际的黑暗过后，我睁开眼睛，眼前是一个极度奇妙的世界。

我后知后觉地意识到，这里是传说中的蓬莱岛。

蓬莱岛是传说中离仙界最近的地方，这是不是意味着，若我有可能飞升成仙，是不是就能从轮回中收集秦绒绒四散的魂魄，然后一点一点让她回来？

我不得而知，但从那天起，我开始拼命修士。火系天灵根加快了我修炼的速度，何况这里四下寂静，只剩我一个人。然而修为越提升，我越能清晰地感觉到，找回秦绒绒这件事，并非那么简单。

在林天樱、我与她的宿命纠葛中，还有天道在作祟。

终于，在我修炼至大乘巅峰后又过了一万年，我感觉到我的修为已经彻底「满了」，与飞升无关，而是这天地间的灵气，再不可能被我吸收一分。

我转头，朝那片巨大辽阔的森林飞了过去。

在森林中行走，不知过了多久，眼前的景色终于一变，成了一个荒芜的山洞。洞内隐有威压传出，我在山洞面前跪了下来，恭敬道：「天道在上，我想让她回来。」

良久，山洞里传来一声毫无温度的笑：「你在求我，但你心里分明十分恨我，对不对？」

蓝眼睛的男人披着袍子走出来，居高临下地望着我。我定定地看着他：「你就是天道？」

「是，也不是。」

「你为何要我强行喜欢林天樱？」

「非我所愿。」

「秦绒绒呢？」

他皱了皱眉：「我送她出去了。」

出去？出去？！

我沉寂数万年的心脏忽然擦出一线亮光，我豁然站起身，死死盯着他：「她没有死，对不对？」

「.....嗯。」他心不甘情不愿地应了一声，转身走了两步，又回身盯着我，「陆流，实话告诉你，若非你心中对秦绒绒的感情

实在太深，以至于甚至催生了我身为主机的自我意识，我是不会把你接到这里来的。跟我来吧。」

我跟着他走进山洞，才发现那里面空空荡荡，只有一台通体银白色、看上去古里古怪的方形法器。天道在那上面按了一下，光芒一闪，我面前忽然出现了秦绒绒的脸。

狂喜忽然填满了我的心脏。

但我很快发现，她打扮得很奇怪，头发也剪短了，乖乖巧巧地贴着耳侧，正愁眉苦脸抓着笔，在纸上写写画画。不多时，一个眼神凌厉的女人走过来，厉声指责了一番，秦绒绒点头哈腰地认错，说自己一定改。等那女人走后，她咬着嘴唇，眼泪都快要掉下来。

画面到这里停住，天道转过头，看着我：「我将她送了出去，但她并没有脱离规则的束缚。那个训斥她的女人，就是创造这个世界的人。是她操控了一切，这个世界的规则由她设立，如果你想让秦绒绒彻底自由，就必须让她脱离那女人的掌控。」

「我该怎么做？」

「林天樱还活着。」他说，「你们俩的修为，如今都远高于大乘期。你和她联手，我辅助你们，将时间回溯至一切之初，把她从那个世界重新拉回来。创世者是不能在她创造的世界待太久的，不然世界秩序会崩塌。」

他又说了些旁的，比如世界仍然会按照原来的线发展，不然可能会出事；比如因为迟迟找不到真正的仙界，林天樱已经几近

疯狂，我必须装作要与她合作，才能得到她的信任，让她不至于一开始就对秦绒绒下手，夺她命格；比如这一次，我可以好好对待秦绒绒，至少能让她避免一死的结局。

我答应下来。

但不是为他所说的那样，而是因为另一件事。

天道说，这个世界的一切规则由创世者建立，所以她禁锢了秦绒绒，秦绒绒的生死不过在她一念之间。

既然如此，就由我来成为新的规则吧。

4

秦绒绒还在母体中时，我就去看过她一回，但这一次，我没有从她那里检测到任何灵根的存在。

幸好早年我曾在死亡魔音谷寻得半块水溯玉，足以帮她伪造一个假灵根。只是日后修炼难免要多起波折，她一定会记恨我。

一切有迹可循，其实那时我本该早就察觉，若这真的是过去，她又怎么会没有灵根？

这不是过去，而是未来。

回溯的只是我们自以为是的世界，但时间向前流淌，从不会回头。

所以，我给她造成的伤害已经切切实实地发生，我无法再装作无事发生。

回来后秦绒绒变得格外小心翼翼，同我说话时不太敢直视我的眼睛。她甚至拿出一瓶古里古怪的东西，跟我说，林天樱定然会喜欢，让我记得记她一功。

我心痛如绞。

此后为数不多的时光里，这样的心痛几乎无时无刻不出现在我心尖，在看到她被一剑刺穿心脏时，在我发现她与魔君一并掉落密室却无可奈何时，在我碎了她金丹，她说「师父，我把一切都还给你」时，在我为了不让林天樱杀她不得不救下林天樱，她惊怒交加地望着我时。

偶尔我会想，要不就不要管其他了，就告诉她，我喜欢她，自始至终，我只喜欢过她一个人。

但理智告诉我，不能这样，这局棋我已经开始下了，那么就落子无悔。

我一点一点摸清了这个世界的脉络，甚至窥到了一丝通往外界空间的可能。在将秦绒绒成功再度送进三界战场后，我回到了蓬莱岛，在一片荒漠的仙界布下阵法，打开了空间乱流，然后打开一只玉瓶，将里面装着的两滴心头血丢进去。

这两滴心头血，一滴是我的，另一滴来自秦绒绒，心头血里暗藏着一缕最细微的神魂。

这是我尚存的最后一丝私心。

「绒绒。」我苦笑着喃喃，「有幸的话，或许我们会在另一种规则里重逢。」

再一次回到蓬莱岛时，我已经变得格外冷静，那时聂星落已经几乎完全趋近于一个活人。我与他坐在月光照耀的沙漠上喝酒，但我们已经是这个世界最顶尖的存在，酒对我们来说，几乎是完全无效的存在。

聂星落问我：「你说秦绒绒为什么会喜欢喝这个？」

「她不是喜欢。」我仰头灌了一大口酒，笑了一下，「她只是想短暂地逃避一些东西，但总有一天，这些事情会避无可避。不过也没关系，我会帮她扫清一切障碍，从此她再也不用逃避任何。」

他沉默了一会儿，问我：「非要这么做吗？也许可以再想想别的办法.....」

「你是天道，除去赵兰芝外，你就是这个世界的最高法则，连你都束手无策，难道还会有别的办法吗？」我摇了摇头，「我欠她良多，若桩桩件件地计较，大概此生都还不清。我赌上这条命，把这个世界送给她，是最好的选择。」

他不再说话，后来我们刻意收敛灵力，都喝醉了。我听到他低声说：「我终究是比不过你，也是，我对秦绒绒的一切情感，最初都因你而生.....若非你被强行压着去喜欢了林天樱，这世界也不会诞生我的意识.....」

再往后，我没有再听。

我最后一次见到秦绒绒，是在决战时，她一剑一剑虐杀了林天樱，用的仍然是我给她的那把饮雪剑。我在下方看着，知道她已经成长到足够强大的地步，即便没有我，她也能过得很好。

那么，最后一份礼物，我可以安心送给她了。

对她说最后一句话之前，我不知怎么想起很久远之前的一件事。即便已经过去几万年，但我仍记得那是在她十四岁那年，她刚入天元门两年，还有些放不开，门派里分发的份例灵石不够用了，她又不好意思来说，只好磨磨蹭蹭在我洞府面前徘徊。

我叫她进来，拿了一袋灵石给她，然后摸摸她的头，告诉她：「你想要什么，只管告诉我，我会给你。」

后来把她宠得无法无天，她理直气壮地对我说：「师父，你要做一个好师父，就应该学会察言观色。比如，即使徒弟没说要什么，你也能主动给她……」

我主动地，把这个世界送给了她。

从此山高水长，万千风景，她自能长长久久地看。

我轻声说：「绒绒，再见。」

没什么其他可说的，我不想让曾经折磨我几万年的愧怍又转移到她的身上。我的小姑娘，我舍不得她在我死后再有半分难过。

我只是后悔从未亲吻过她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